



编者按

“八一”是忠诚,是激情,是奉献。军人用山一般的脊梁,保家卫国。前天,是“八一”建军节。本版特组织了一期与军人或是军营有关的文学作品,以此——

# 致敬最可爱的人

## 故乡恋

■易先云

山,还是那些山;路,还是那些路!

在我的家乡常德石门县,有看不完的山,有走不完的路!

我的老家居住在石门县夹山镇邵福寺村一个村湾里,说起村湾里发生的巨大变化,令人赏心悦目、流连忘返。

1976年12月底,我穿上军装,从这里走出来,投笔从戎,奔赴东北边陲空军部队当上一名机务兵。1987年5月底,我来到空军驻湖北当阳运输航空兵部队,从一名技术骨干成为一名政治机关的宣传干部。同年10月18日,我随这支部队转场到武汉市。1997年9月,我脱下军装就地转业到武汉市工作。

从参军到现在的44年,我永远忘不了家乡人民对我的关爱,也深深感觉到家乡的环境、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乡亲们的幸福指数在不断得到提高。44年,弹指一挥间。过去,我每次回老家住三五天,最长的时间也就是十来天。但今年比较特殊,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我在老家住了129天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!”44年以来,我一直用这首诗来激励自己,是母爱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;是母爱让我明确了人生的奋斗目标;是母爱促进我走上成长和发展的成长之路!

在129天里,我陪护着八旬母亲,尽到母亲掌上明珠的孝心和责任。在129个日日夜夜里,我在这块养育我的沃土上,感受着家乡环境的大变化。大家说,这是党的政策好,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。

我漫步在田野上,昔日田埂的出水口依然潺潺流水,蜿蜒崎岖的小路成了通往各家各户的水泥路。无论道路怎么开挖,无论村湾建设怎么改

变,那些昔日的小路在我眼前怎么也不会消失。几十年前村湾窄窄的泥巴路,成为三、四米宽的“主干道”,路边摆放着垃圾集装箱,垃圾集中消纳成为村民的好习惯。母亲说:“岁数越大,越要讲卫生。”

44年来,村民们用机械化耕田替代了牛耕田,如今在村里很难看到一头牛。机械化收割稻谷告别了人力打稻机,十几亩的稻谷,两三天就被机械化收割机“吞没”,事半功倍!

当初我离开家乡的时候,家家户户住的是土砖房,吃水靠人力肩扛手提,我们的老一辈为了子女付出了极大的艰辛。现在,在我们的村子里,家家户户住的是崭新的楼房,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冰箱等家电应有尽有,喝的是自来水,做饭用液化气,小轿车遍及很多家庭,农民赶集或外出再也不用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。

正在修建的安慈高速公路路过我老家的家门口,离我家屋场不足150米。每天晚上,施工现场灯光照射在我母亲的床前,妈妈说:“我等了好多年,高速公路还是经过我们家的家门口,好极了。”妈妈有时候起来看看眼前的高速公路上的灯光,不用打开家里的电灯都可以倒水喝,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妈妈说:“我老了,曾孙都有了,我享福了,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,我要多活几年。”春暖花开后,我陪妈妈到集镇赶集,有我的陪伴,妈妈很开心。

我是1月12日(农历腊月十八)回到母亲身边的,直到5月21日才乘坐一位老乡的便车到武汉。在与母亲朝夕相处的129天里,温馨的母子情和家乡的风景让我像是回到了童年,满满的感怀和感动。回武汉前一天,当我告知母亲第二天就要走的时候,母亲说:“你回武汉有什么事?能不能再陪我几天?”我说:“我回武汉有两件要紧事要处理,我会经常回来陪您的。”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久久不能入睡,泪水时不时地流了出来。

在我离开母亲身边的时候,接我的老乡问我:“你陪妈妈还没有陪够吧?家里好玩吧?”我说:“这当然是陪不够的,家里不仅好玩,更有家乡的美景看不够。”

## 永生难忘

■林琴

三十三年前,我跟随母亲从常德一路辗转,来到驻守在祖国南疆的父亲身边。从此,母亲成为了一名随军军嫂,而我也顺理成章地进入部队子弟学校就读,开始了在军营里成长的日子。

部队的生活就像是粉刷在营部大墙上的那几个大字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,单调里透着有条不紊的从容,严肃里书写着军人的天职。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,这些仿佛都离我很远。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每日早上营部饭堂里的黄馒头。

出锅的黄馒头被切得整整齐齐,和叠成豆腐块的被褥一样,几何得一丝不苟。母亲说,馒头发黄是碱放多了,估计炊事班的小伙子手重了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?我喜欢把黄馒头延长边掰成两半,再抹上一层豆腐乳,做成中国式的三明治,咬上一口,味道好极了。有时候,和黄馒头搭配的不一定是豆腐乳,而是咸中带甜的萝卜干。配着这萝卜干的黄馒头也是一道美味,令人百吃不厌。

部队的作息,很有节奏。刚上小学的我,没有手表,自然不关心精确的时间。但是每日的号角总是用另一种形式细致地分割着每一天的24小时:起床号、出操号、开饭号、午睡号、午起号、熄灯号……当我还睡眼惺忪时,父亲早已经着装整齐地出门,伴着出操号加入了出操的队伍;午间营部的食堂饭菜飘香,我也正伴着号声放学回家吃午饭;午起号响起时,我必须赶到学校门口才不会迟到;等到熄灯号缓缓奏起的时候,我已经躺在床上,静静地体验着军营之夜的宁静。如果哪一天停电了,没法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,我多多少少会有些失落——固定的生活节奏仿佛被打乱,上学迟到的可能性也会增加。

军营里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放电影。每当通信员骑着单车来家里给父亲送达放映电影的通知时,我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,然后跑出门告诉同住在家属区的小伙伴们:“明天要放电影啦,我们去看电影喽!”

在我的记忆里,看电影无疑是一场微型阅兵式。着装整齐的官兵们拎着小板凳,排成长队踏步入场。他们以班、以连、以营为单位依次就坐。面前的那块白色大墙还未被电影放映机披上色彩,但偌大的室外观影场地已经成为了口号与歌曲的海洋——雄壮有力的战斗口号与军营拉歌此起彼伏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,常常激动得跟着这些可爱的军人们一起高声大喊、放声歌唱。直到电影放映机的灯光打在白色大墙上,四周变得安静,除了电影的声音……而我则一边看电影一边回味着这场美妙的阅兵式。

在部队生活了十二年后,我随着母亲和转业的父亲离开了南疆的军营,重新踏进了城市的生活。城市嘈杂的生活节奏远没有军营生活那样有序可循,我深深地怀念那些在部队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日子,那刻在味蕾记忆里的黄馒头、那难以忘却的号角和户外电影。

